

精短
小说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动员青年参红军

□彭伟

农民群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充满了翻身做主人的信心。建军大会的盛况、红军革命的思想、何昆军长的军威,一传十,十传百,像温暖的阳光,像煦的东风,很快传开来。如泰地区的乡亲们互相攀谈着,不少农户都想把自家的孩子送去红十四军参加革命,但有些不好意思去找红十四军领导提出他们的想法。

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一位申老爹毛遂自荐,他有法子。东风吹,风筝飞。如皋风筝的历史很悠久,春天正是放风筝的最佳时节。申老爹家有祖传绝活,能够制作一种体积庞大的老鹰风筝,上面配上许许多多的竹哨。这种风筝一边响,能把周围几十里的人都吸引过来。申老爹读过私塾,有些文化。他回到家中,取出一只现成的老鹰风筝,在风筝的尾部挂上三条布。两边长布上分别写着“红军似鹰凌空飞”“白丁如雏巢归”,中间的短布上写着“青年参军”。

申老爹来到红十四军驻地附近,高高地放起了老鹰风筝,嗡嗡的竹哨声传遍整个军营。有人向何昆汇报,说有个老爹在外面放老鹰风筝,上面写着要参军。许多战士看看对联不明白,议论纷纷。何昆来到操场,看见巨鹰盘旋在天空,后面拖了三条尾巴颇为美观,和大家开玩笑说道:“这是瑞鸟来鸣,有好事啊!”大家问那副对联到底是什么意思?何昆笑着向战士们解释:“白丁”指一穷二白的壮丁,就是老百姓;“雏”指小鸟,“陋巢”比喻红军的生活条件差。红军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青年人愿意加入红色大家庭,一起干革命。战士们听明白了,一个个互相点头。

何昆的双眼有些湿润:“说到底,老百姓要参军啊!快快有请申老爹。”一群农户随着申老爹见到了何昆,他们询问何时可以参军。何昆没有正面回答,倒是派人找来一名“少年兵”吴九成,让他来个现身说法。吴九成说,他就是刚刚参军的,今年16岁,小时候被一位穷秀才收养。那天,他出门打猪草,正逢红十四军召开建军大会。他听到何昆军长带领大家喊口号,心中十分激动。未等大会结束,吴九成就找到军部,要求报名参军。领导到吴九成家里,征求秀才意见,做他的工作,吴九成顺利地成为一名红十四军战士。

人群中还有一个青少年,伸出脖子,踮起脚,何昆一看正是顾立。他学着吴九成说道:“我爸是伙夫,我也刚入伍。何军长爱护士兵,他还冒险带我去城里找名医,才救了我妹妹的命。红军好,百姓爱。我家是上阵不离父子兵,光荣得很啊!”

何昆继续说:“红十四军随时随地欢迎大家参军!”

申老爹等人算是明白了。不一会儿,申老爹带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不到几天,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农家子弟聚集到红十四军的操场。负责征兵的干部举起土喇叭高喊:“想参加红军的请过来,军长亲自迎接!吃面不等客,开船不等人!”上至三四十岁,小到十几岁的,都十分踊跃,积极要求参军。

向部队输送兵员,是地方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王玉文于咸赶来现场,确定征兵原则,先要目测初选,然后体检精选,经过筛选,选上的进行登记。

一个叫四宝儿的小青年在接受年龄、住址等询问时被王玉文叫停,剔了下来。四宝儿哭着去找何昆:“军长,我要当红军!王领导不要我,请你帮忙说说。”何昆一看这个小伙子十五六岁,年龄小点,身材瘦点,但两眼有神,便走过来对王玉文说:“我看他,还可以。”

王玉文说,四宝儿的情况特殊。他的爹叫贲老二,就想要个男娃。前面连生3个女娃,第四个才是男儿,所以叫四宝儿,是家中的独苗。四宝儿读过几年书,思想进步,悄悄参加了游击队。贲老二急疯了,担心儿子出事,见到王玉文就骂。

何昆听完,也觉得为难。不料,听说了儿子征兵没选上的贲老二赶来了。他见到何昆军长就说:“早就听说军长的大名,你们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我就把儿子交给你们了!”何昆十分激动,当即表态,请贲老二放心。

登记姓名时,四宝儿嫌小名难听,想取个有大名,但激动得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字眼儿。何昆不假思索,说道:“你姓贲,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刚召开你就奔过来参军。好,就叫贲建军。”

贲建军拍手叫好:“谢谢军长!这名字太有意义了,纪念红十四军建军大会……”



遥知初雪降

丰姿

云南铜锅菜

□尹画

美食命名有什么讲究?——未去云南之前,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大部分美食,会以食材来命名,比如秀黄油面、响油鳝丝、油爆虾;有些美食以创始人名字来吸引食客:东坡肉、曹操鸡、宋嫂鱼羹;有些靠产地出名: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桂林米粉……去过几次云南后,我发现云南有不少菜,是以盛菜的器皿来命名的,这种器皿叫作:铜锅。

头一回吃铜锅菜,是在昆明,酒店自助餐厅里现做小锅米线。把米线放入小铜锅,加入瘦肉、放在炉子上煮沸,视个人口味还可加入豌豆尖、酸腌菜或者麻辣红油。米线煮好不必倒入碗中,可以直接就着锅子吃。昆明人素来爱吃米线,之前我只知道过桥米线。尝过小锅米线后,两相比较,就觉得过桥米线未免清淡,带点微辣的小锅米线才更入味带劲。纪录片《早餐中国》里说,昆明人最喜欢的早餐就是小锅

米线。铜锅传热快,受热均匀,因此辅助米线冲上了舌尖之巅。

前年和云南朋友一起在抚仙湖畔跨年。抚仙湖,位于云南玉溪市,是云南省第三大湖,湖水面积仅次于滇池和洱海。朋友点了抚仙湖铜锅鱼,告诉我们这是抚仙湖的特色美食。味道差异总体现于细节之中。抚仙湖铜锅鱼好吃在于三好:水好、鱼好、锅好。鱼汤用无污染的抚仙湖水熬制而成,鱼是生活在抚仙湖深水区的抗浪鱼,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煮的时候就无须剖腹,原汁原味。此外,玉溪铜锅质量好,高温猛火一煨炖,鱼汤就能鲜掉眉毛了。

去云南腾冲旅游时,我在和顺古镇的一家当地餐厅里,吃到店主主打招牌菜:铜瓢牛肉。铜瓢即为大号铜锅,在锅里放入黄牛肋条肉、南瓜和土豆,混合着一起煮,以清汤来释放牛肉的鲜味,这是云南人对

走马
天下

牛肉的理解。这道菜是边煮边吃,喝下烫烫的一碗牛肉汤,冬天就秒变春天了。饭后,我在和顺古镇里散步,看到好几家售卖铜锅的店铺,每一只铜锅都通过手工敲打做出来。云南盛产铜矿,很多当地人都精通铜锅手艺,每一只铜锅都留下手艺人的温度。

晚上,吃到云南风味的一道主食:铜锅洋芋饭。将炸好的洋芋条铺在锅底、再放上腊肉丁、胡萝卜丁、青豆丁,最后放上米饭一起焖蒸。这道地方美食,妙在色香味俱佳,米饭肥而不腻,颗颗独立,用铜锅煮能最大程度保持住米饭的香甜。一锅五颜六色的洋芋饭,甚至无须搭配其他菜肴,就能吃出地道的云南味道。

蔡澜曾经说,吃货失眠时,可以不必数绵羊,而是数吃过的每一道佳肴。某一晚睡不着觉时,我就躺在床上数旅行中吃过的佳肴。数到云南时竟数出了几道铜锅菜,于是码下了这篇文。

藏地
挥毫

沐浴节

□米拉

随着九月的到来,拉萨的天气愈发清朗了。盛夏时热辣刺眼的日光逐渐开始收敛锋芒,天空的湛蓝色又加深了几分,空气也变得更清凉。枝头的树叶悄悄地黄了几片,透过枝梢洒下来的日光也染上几分金黄。在这恬静的时光中,一个叫“嘎玛日吉”的节日到了,用汉语来说就是沐浴节。

过去没到藏地的时候,曾听过一些奇怪的说法,比如说藏族人不洗澡,或说他们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去世。在看电影《红河谷》时,有一幕是藏族老妈妈阻止汉族姑娘在湖中洗澡,并告诉她她在某颗星辰升起之前不能下湖沐浴。这又使我把藏人的沐浴与星辰运行联系起来。来到西藏之后,发现大家虽然不是每天洗澡,但也完全不像过去听闻的那样。可能由于高原的气候环境不同,在这里几天不洗澡仍觉得身上干净清爽,所以洗澡的间隔相对较长。之前似乎也没听大家提起星辰升落与洗澡有什么关联。我自己每周洗两次澡,周中去达孜县镇上私人开的沐浴店洗一回,周末回拉萨的小窝再洗一次。直到九月中旬的一天,大家似乎在画室里三三两两议论着什么事,见我好奇地张望着他们,洛追老师转头对我说:“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洗澡,去白纳的河边。你也要去哦,跟我们一起下河,不能躲起来!”我吓了一跳,以为他开了一个奇怪的玩笑。正打算继续埋头画线稿,老师又继续补充说:“这一周的河水和别的时候不同,在这个星期里洗澡能治身体上的病,洗过了保证你冬天不会感冒。”我这才更好奇地向大家打听其中缘由。

师兄们告诉我:嘎玛堆巴星从东边的山上升起了,经过它照耀的自然之水都具有疗愈之力,七天之后它又会消隐,在这七天之中下河洗澡,能够治愈身心,强身健体,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在那天一起去河里洗澡。这也使我又想起《红河谷》的那个片段,藏族老妈妈提到的星辰正是嘎玛堆巴

星。然而并不是指它未升起时就不能洗澡,在如今早已开始现代化的藏地,在家中洗澡或是去自然中泡温泉都无须刻意遵守某些并不存在的时间规定,只是在嘎玛堆巴星升起后,更适合到河中接受自然之水的养护,所以大家都会很郑重地安排时间去河边沐浴。

我们画室定在那一周的星期五下午,一起去野外洗澡。这天央金师姐没来,只有我一个光杆女生。中午大家嘻嘻哈哈地炖了一锅牦牛肉,一锅连皮煮的达孜小土豆,还有茶和饮料,然后热热闹闹地出发了。一路上大家还略带点羞涩地和我开玩笑,让我别害羞,要下河跟他们一起洗。我们去的是白纳附近一个僻静的小树林,林边有一道长长的河堤,那一侧是一条十多米宽的小河,水流和缓却蕴含着饱满的力量。大家在林中坐定,把食一一摆开,又一个林卡开始了。晒着午后穿过树梢洒下来的暖暖的秋日阳光,喝着可乐嚼着土豆,大家有意无意地聊天,身心都完全融化在这静谧的自然之中。只是,不知不觉之中,身旁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发现只有我和大老师还在林地里坐着,其他人都已经下河去了。

我向老师又请教了沐浴节的来历,老师的父母亲都在藏药厂工作,他们一家对藏医药很熟悉。老师从医学的角度来理解沐浴节,他认为夏秋相交之际,能够用干净的自然流水洗浴身体,通过凉水的刺激增加血管和身体的收缩舒张幅度,可增强身体对寒冷的抵御能力,在冬季到来时更好地抵御严寒。老师指了指远处,对我说那边的河道有一些拐弯处,让我找个无人的地方也去好好洗一下,我赶紧拿上两块毛巾出发了。

沿着河堤走了十来分钟,果然有几个连续的河流弯道,而且我在师兄们的上游找了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身后有大树的遮挡,对岸也全无人迹,我赶紧脱了鞋袜先去河边试水温。刚有几个脚趾沾到水

面,我立即条件反射般地跳回大树下,这河水太冰了!顺着小河向上游望去,远处是莽莽的高山,这是大山之中流淌出的雪原融水吧,冰寒之气透过皮肤刺向骨骼,看来我是不可能整个儿地下河去沐浴了。好在日光很暖,我奋力屏住胸中的一口真气,脱掉外套和卫衣,只留一件贴身背心,把裤管卷到大腿上面,拿着毛巾再次来到河边,用河水打湿毛巾往脸上、四肢上逐一拍打,再拧干毛巾擦干水迹,等太阳晒到身体发热时,再次蘸水擦身。两轮下来,竟感到神清气爽,浑身通泰,这才退回树下重新穿上衣服。这一带的林木有些稀疏,再往上游走一小段有一座老建筑,我好奇地踱过去,凑近一看,似乎是一座无人的寺院,木门安静地掩着,门上贴着十相自在的图案,绛红色的土墙蕴含着静默的力量,与一旁日夜奔流的河水有着默契的呼应。

沿着寺院围墙转了一圈,我开始往回走了。林子里非常安静,突然有两只大喜鹊从树枝上直飞而下,在洒满金色阳光的草地上一蹦一跳,仿佛在为我引路。这一趟来回大约耗费了一个多小时,等回到我们的据点,发现只有极少数师兄回来了,惬意地斜靠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其他师兄呢?还在凛冽刺骨的河水里撒着欢儿呢。又等了许久,大家才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有些还顺便洗了外套,已经摊在河堤上完全晒干了。大家都坐定又开始吃吃喝喝的时候,大老师慢慢站起来往河边走过去了。在画室,大家都对老师极为尊敬,连沐浴节洗澡时也和老师间隔开。我看着老师高大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有些孤独。

等老师沐浴完回到我们中间,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我在林地间发现几朵甘青铁线莲,它们的花丝像稀疏的长绒毛球,采一朵下来作为沐浴节的留念。回头看看东边的山,还有最后几丝日光斜斜地照射在最高的山头之上,在深蓝的天幕之中,嘎玛堆巴星一直高悬在那里。